



华渭
〔著〕

大、唐 节、度、使



流水的皇帝，
铁打的元老。

经历七朝，
为将四朝，
立下赫赫战功。

一表人才，
玉树临风，

本可靠颜值所向披靡之人，
却凭智慧雄才威震四方。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
功盖一代而主不疑。
纵观历史长河，
恐怕只有

郭子仪

一人做到了。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pub.com>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大唐

节度使

华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节度使 / 华渭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90-1356-1

I . ①大… II . ①华… III . ①郭子仪 (697~781) —

传记 IV .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074215号

大唐节度使

作 者: 华 渭

出版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中尚图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4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90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356-1

定 价: 39.00 元

目 录



第壹部 早年事迹

第一章 高宗喜迁大明宫	002
第二章 废后不慎起风波	008
第三章 将星郭子仪出世	016
第四章 少年多遇奇异人	027
第五章 玄宗宦乱始继位	034
第六章 早熟少年有多仇	042
第七章 离别悠悠长安路	048
第八章 往来却因书信隔	056
第九章 千寻万寻李彩霞	063
第十章 武举兴奋梦成真	072

第貳部 平定安史

第十一章 安史之乱终爆发	080
第十二章 朔方节度伐叛军	087
第十三章 郭李合兵围思明	095
第十四章 误信谗言斩二将	103
第十五章 回天乏术老将心	112

第十六章	一鼓作气复两都	118
第十七章	九路军马追余贼	◎ 125
第十八章	两军皆败四逃散	◎ 132
第十九章	四路叛军再南下	◎ 140
第二十章	再掌兵权报国恩	◎ 146
第三部分	屡遭谗言	
第二十一章	代宗动乱中接权	◎ 154
第二十二章	程元振再翻旧账	◎ 159
第二十三章	誓师出征叛军恐	◎ 164
第二十四章	双方派人人回纥	◎ 171
第二十五章	东都洛阳得以复	◎ 177
第二十六章	仆固怀恩被逼反	◎ 185
第二十七章	两戎三军入河西	◎ 190
第二十八章	元振藏信虎被逼	196
第二十九章	既陷泾州又奉天	◎ 202
第三十章	关内副帅守咸阳	◎ 209

第肆部 再复长安

第三十一章	渭水汤汤流民亡	◎	216
第三十二章	商州苦等残余兵	◎	222
第三十三章	使计争取武关兵	◎	228
第三十四章	率军扎营韩公堆	◎	235
第三十五章	三军强兵过浐水	◎	241
第三十六章	王甫入城集少兵	◎	247
第三十七章	子仪力谏回长安	◎	253
第三十八章	百官归罪程元振	◎	259
第三十九章	情深不移恩辞令	◎	265
第四十章	囚子挂像凌烟阁	◎	271
 第五部 抵御吐蕃			
第四十一章	仆固怀恩复反叛	◎	280
第四十二章	部将倒戈降令公	◎	287
第四十三章	宦官挖坟惹众怒	◎	294
第四十四章	诚感朝恩退顽敌	◎	300



第一章

早年事迹

大唐节度使

第一章 高宗喜迁大明宫

(一)

我是一个未出生的人，却审视着整个大唐。

因为这个被人们称为千古盛世、满尽繁华的长安一步步被这个可怕的女人操纵，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呀！这是让男人们感到惊煞，让女人们感到惊奇的事。

天空蔚蓝依旧，渭水碧波荡漾。朱雀门外不时传来来自漠北的驼铃声，这个拥有百万之众的长安城，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人们一切为了利往，一切为了利散，只有那街道旁的花树依然吐露着芬芳，这是俗人所闻不见、看不着的。站在城中最为知名的酒楼“谪仙居”，向四周放眼望去，城市布局四四方方，宛如棋盘。

大明宫仿佛建在了天边，不可丈量。白墙红梁，雕壁画栋，一步一阁，五步为亭，士兵把守，宫闾堪严。但是细眼望去，唐宫中的侍女俨然没有了秦咸阳宫中婢女的严肃，亦没有汉未央宫中侍女的拘谨，有的尽是怡情自我，春心乐趣。

因为这即将是一个女人的天下，是一个让天下女子感到苦尽甘来的时代，所以如今她们讨论的不再是何时年满出宫，而是怎样尽情享受着主子赐给她们的一切。

几个拈花宫女还在院中嬉戏，丝毫没有留意到身后有人来过。手里紧握佛禅的小公公生气不已：“你们三个小东西，最近是什么日子，竟敢在这里久时玩耍，要是让两仪殿里的娘娘知道了，非打断你们的小腿不可，还不赶紧收拾两仪、甘露殿的东西，最近就要搬到新宫了！”姑娘们一听，十分开心，个个手舞足蹈，欢天喜地：“我们终于可以搬入新宫了，不知道你们听说了没有，这个新建成的大明宫可是要比汉长安城大两圈还多！”

小公公听后亦笑了，屁股一扭，健步如飞，口中还乐道：“瞧这些没有见过树林的小鸟！”呵呵……穿过长廊，走过两排年老的桃树，又绕了一辕门，终于来到了甘露殿。欣喜之情，难以言表，竟然忘记了敲门。一边健步如飞，一边乐道：“娘

娘……娘娘……”武皇后今天倒是穿着朴素，全然李家儿媳样，水袖长裙、不施粉墨、不饰彩坠，依然遮挡不住迎面而来的霸气与丰腴的形体。

她正端着一碗汤小心翼翼地喂给身边的李治。听到门外传来了声音，身边的奴婢转身欲探，武皇后手中的药勺骤停，李治缓缓抬起头，看着门外道：“谁呀？发生了什么事？”声音之低沉，仅有身边的人可以听见。

正当所有人都好奇时，小公公气喘吁吁，两颊绯红，抬头望眼，合手欲报。武皇后生气道：“放肆！狗奴才！没看见本宫正在为皇上喂药吗？”此公公吓得浑身哆嗦，立刻跪下：“皇后息怒，小人该死！小人冒犯了皇后与皇上。”一边扇着自己耳光，一边苦苦哀求，惹笑了身边的侍女，武皇后用余光扫了一眼，此女立即收容，低头不语。李治正欲起身询问，武皇后迅速起身道：“有什么事何须劳烦陛下，让臣妾代为效劳。”李治点头不语。武皇后临界门槛，手势一摆，口中道出：“你随我出来，莫扰了皇上。”

小公公这才起身，没敢拍下衣服上的尘土，便跟着武皇后来到了后花园。这下学乖了，不着急开口，等着面前这个主人发问。武皇后亦是等了好一会儿才注视着他：“小元子，你有什么喜事要汇报？”冯元一嗫嚅道：“回皇后娘娘，工部那边来人了，说是大明宫已经修好了，您和皇上近期就可以搬进去了，那边地势较高，气候干燥，有利于皇……”

“够了！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吗？”武皇后攥紧手中的花瓣，冯元一惊慌失措，欲再次掌嘴，却被武皇后拦了下来，拍拍他肥大的脸：“你这张嘴呀，不能一次打坏了，要不然以后还怎么用呢？”仰天高笑，拂袖离去。

武皇后回到房间后，快步走向李治，关切道：“皇上您已经把药喝完了，那么相信您的身子会立刻好起来的。”李治靠在了床边苦笑：“这是儿时染的病，怕是好不了了。”武皇后一听，悲喜交加，喜的是他看到了面前的皇上已经没有多少年的寿命了，自己一飞升天的步伐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了；悲的是即使高高在上的天子，也被人世间的俗病所染。李治见她不语，盯着她：“你在想什么？”武皇后这才晃过神来，用手抱着李治，指示下人离去，待旁无他人速道：“臣妾刚才是为皇上所喜。”

李治好奇不已，开始坐了起来：“哦？为朕所喜？虽然说这半月来朕连饮汤药，体寒驱除，略有好转，可是这又有何喜？当然了，朕的病情之所以得到控制，完

全离不开皇后的照顾，你不仅要忙于朝事，还要照顾我这个病人，真是苦了你呀！”

武皇后听后，心情舒畅，神采奕奕，却连连否决：“皇上说这是哪里话，妻子照顾丈夫本是天经地义之事，帮助丈夫料理家事更是为妻的责任，皇上用得着跟臣妾客气吗？我们都是为了祖宗基业呀！皇上您说是不是呀？”

李治嘴角露出了丝丝善意，用手抚摸着身边的美娇娘，柔情似水，感慨道：“说的是呀，朕已然如此，倘若得不到皇后的大力协助，那些关陇势力又如何除去？对了，刚才小元子汇报何事？”

武皇后从李治的怀里缓缓起身，毕恭毕敬回道：“臣妾正想向皇上汇报此事，刚才……”李治起手一摆，示意暂停，武皇后不知为何。后李治解释道：“皇后不必急于回报，待朕猜上一猜。”武皇后收一小步，恬笑：“那也好，就让皇上先猜，如若猜不中，臣妾再来汇报不迟。”

李治笑叹：“朕虽时久不临朝，可是心中却时刻不敢放松，毕竟李家天下的人要吃饭，等着工钱呢！从小元子刚才的脸上表情与步伐迅速可知，他是有大事来此。奴才就是奴才，脸上藏不住事，满脸的喜悦这是有喜事降临，朕这几天也倍感舒畅，正想去外面走走，不能一直窝在这又小又黑的房间里，要不然迟早会闷坏的！你说呢？皇后！”

武皇后在一旁怵怵地听着，心跳不由得加快，脸上仍是笑意满满：“皇上就是聪明，已经猜到了六七成，您是接着往下说呢？还是让我……”“朕还是说完吧，否则，心里不畅快，如今已是龙朔三年，大明宫从父皇八年开始建造，到如今已有多年，想来大明宫已然建成，你是要询问朕何时搬入新宫吗？”

(二)

武皇后走上前来，笑答：“皇上果然是天子，洞悉一切，明察秋毫。”李治遥望窗台，叹曰：“哎，这大明宫固然建成，但是此宏伟壮观的宫殿本是我父皇为了给皇祖父养老留用，却不料，皇祖父未能享用却仙游天阙，实在是让人惋惜。如今到了寡人，丝功未建，却在先人的基础上大加消耗，朕无以面对呀！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武皇后倒了一杯热茶安慰：“皇上之孝，先古上皇所不及；圣上之慈，宛如西

方佛陀，若不是皇上您自小在太极宫中染上风湿，体弱多病，也不会动用先辈的财物；再者，前些年您批建的慈恩寺不是得到了万民的歌颂吗？”

“如今，您的龙体恢复，不仅有太医嘱咐远离湿邪之地，万民更是企盼您能择高爽之地而居，亦是为了更好地为民办事呀！”李治听后，眼泪在眼眶打转，双手搂抱武皇后，欣慰道：“还是皇后理解朕呀！这些年来没有白疼你呀！”武皇后趁机问道：“那皇上觉得何时搬入大明宫？”

李治沉思道：“这几日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就明天吧，但是大明宫这名称要改，不能让父辈寒心。”武皇后追问：“您觉得改为何名妥帖？”李治笑言：“刚才朕已经想好了，秦皇有蓬莱求仙之行，汉武有问道蓬莱之为，故而大明宫应改为‘蓬莱宫’。”武皇后听后拍手称快：“此蓬莱宫一名，既可祈福陛下万寿无疆，又可护佑李唐王朝万世永存！好名字，果然是好名字！”李治开怀大笑，此刻完全是个斗胜的大公鸡。

次日，皇上下诏，文臣武将、士子大夫、市井民众皆前往蓬莱宫祝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挥汗如雨、喊声震天。长安城中的卫士亦是增加许多，今天可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走近蓬莱宫才得知：周长 7.6 公里，面积约为 3.2 平方公里，共计 11 个城门，东西北三面都有夹城，南面有三道宫墙护卫，墙外的丹凤门大街宽达 176 米，整座宫殿规模宏大，建筑雄伟。

当朝诗人王维赞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宫城共有九座城门，南面为中丹凤门，东西分别为望仙门和建福门，北门正中为玄武门，东西分别为银汉门和青霞门，西面南北为右银台门和九仙门，除正门丹凤门有五个门道外，其余各门均为三道门。宫城外的东西两侧分别驻有禁军，北门夹城内设立了禁军的指挥机关——北衙，整个宫城可分为前朝和内庭两部分，前朝以朝会为主，内廷以居住和宴游为主。

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李治身着九龙丝绸黄袍与一身华贵、母仪天下的武皇后携手走向丹凤门，门下群臣跪拜，万民敬仰，大唐的繁华再次飘向了五湖四海。天下各地无不为之欢庆，诸如东都（今洛阳）、扬州、益州（今成都）、广州和泉州纷纷恭贺皇上移宫之喜。

麟德元年春，长安城中热闹非凡。谪仙居的张老板刚开门，却不料手持兵械的护卫站在了门口，张老板不知为何，正欲上前问个明白，一个头戴貂皮薄帽，

足登湛蓝锦履的官人径直走了过来，吩咐道：“今个儿我家老爷把这全包了，任何人不得入内，听明白了没有？”

张老板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从此人的口气中得知，他家的老爷不是皇亲国戚，也是个三二正品。商人从来都是重利的，看到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闪耀的黄金，乐呵呵道：“大人请放心，二楼草堂亭已经准备好了。”此人听后，面露悦色：“让你们的人都下去，随时听使唤。”张老板二话没说，向二楼小二使一眼色，迅速撤下。

这时从远处走来一个面容清瘦、儒雅翩翩的年长者，走到谪仙居门口，抬眼一望，门口的护卫欲行大礼，此人手指一晃，走过门槛之时道：“如果说在此丢了幅字画，方可入内，否则，任何人不得入内！”之前的管家从楼梯口看见了迎面而来的人，店老板亦看见了，飞速跑到此人跟前：“请问？”管家见状指示：“这个你就不用管了，现在可以吩咐厨房做菜了。”

老板又偷瞄了一眼此人，好似在哪见过，也没有多想，便迅速离去。此管家毕恭毕敬，热情不已道，“老爷，小的已经安排好了，二楼草堂亭，光线敞亮，隐蔽性好，无人打扰。”“王公公到了吗？”此人询问，管家不由得向门口望了一眼，摇头道：“还没有，是老爷来早了。”

身在麟德殿的李治也不知为何这几日偶感风寒，太医把过脉之后谨慎道：“皇上不要担心，此次患疾，乃是冬春季节交替所致，无伤大碍，待微臣开几帖药便好。哦，对了，皇上近期不可房事过度，尽量少饮酒，少操劳。”李治听后，半躺欲起，左手一挥道：“小胜子，送送李大人。”

待其走后，李治呆坐在床边，吓得王伏胜赶紧跑了过去，焦急道：“呦，主子怎么坐了起来？赶紧躺下吧，您得保重身体才是呀！”李治看着他，笑了：“着凉又能怎么着，不是已经病了，还怕什么？怎么不见皇后前来看朕？”

王伏胜回道：“皇后娘娘正在宣德殿找王大人商量事情呢，这会儿恐怕没有时间。”李治听到此言，起手一拍，吓到了王伏胜：“万岁爷，您可不敢动怒呀，得保重身体呀！”李治苦笑一阵道：“保重身体，太医前前后后给朕看了好几次了，每次都说没有大碍，每次都是那几服药，连你都记住了吧，难怪连皇后都不常来看朕了，她也嫌烦了吧？”

王伏胜低头道：“若是没有皇后在操持政务，恐怕不知国事如何处置，主子如

今身体抱恙，外臣托信者不多，您经常不是说皇后娘娘像您的母亲嘛，那您又为何劳烦呢？”李治听罢，感觉王伏胜说的似有道理，叹曰：“是呀，既然当初把权交给她，又怎能不放权呢？”

王伏胜道：“万岁如此理解便对了，这天下终归还是您李家的，任何人都夺不走，不过亦不能大意，让小人钻了空子。”李治这才把已置风中的双脚挪回温暖的被窝，若有所思道：“你个狗奴才，不愧跟了朕这么多年，现在对我们李家的事操心的人越来越少了。”

王伏胜受宠若惊：“多谢主子的信任，其实还有许多大臣是希望主子能来亲临政事的，只不过您又体弱多病……”李治扭头一转，话锋一变：“朕听说长安城中的塞外名医很多，朕的病是不是可以请他们来看一看？”

王伏胜眼珠向上一斜、嘴角上翘、正身转侧、合手称道：“皇上也听说了，您说的没错，那些塞外名医，他们的治疗方法与我们中原不堪一致，而且药材也稀有，听说宫里有位娘娘就是塞外名医治好了多年的顽疾，效果甚佳，主子不妨一试。”李治高兴些许：“那此事就交由你去办，办好了朕自有重赏！”王伏胜喜不自禁，跪下叩首。

第二章 废后不慎起风波

(一)

武皇后这边已经商谈很久了，茶水换了一杯又一杯，王大人最后答道：“那么此事就按照皇后娘娘的意思办了，您看，微臣要不要告诉皇上？”武皇后立即道：“这个就不劳王大人费心了，本宫自会转告皇上。”

城中街道人来人往，前往谪仙居的人一波又一波的被老板给挡了回去，二楼草堂亭的客人似是有点着急了，管家来回转悠，不时发问：“老爷，您说这王公公怎么还不来呢？”此官人怡然自得，笑道：“该出现时自会出现，不要着急，昔日郭敬之于万军中都不曾慌张，你就是缺少点耐心。”

话刚说毕，门外有人大笑不止，拍手称赞：“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当朝宰相竟然也会关心一个小小的地方官，上官大人真是体察入微呀！”上官仪亦回笑：“我就知道是王公公来了，宫中的大红人呀！”王伏胜叹道：“唉，什么大红人，主子都快被人忘记了，哪还有我的存在感呢？”上官仪摇头：“老夫亦是天涯沦落人呀，如今政务皆被此女人夺了去，自从她撺掇圣上除了长孙等大人之后，权欲年高一年，即使是小事，亦不肯放心交给我们去做，我这个丞相算是‘两袖清风’了，又何来的日理万机？”

喝了一杯酒入肚后，王伏胜把杯捏在手中：“上官大人的忠心，皇上是知道的，毕竟如今这天下还姓李，不姓武！”上官仪听后，不免慌促：“王公公，小心祸从口出。”王伏胜放下了杯子：“怕什么，主子的心意我可是全然了解的，虽然患病卧床，但心却一点也不含糊。”

上官仪听到此话，来了兴趣，靠近了一些，又支开了管家，详细问道：“难道皇上也想动手了？”王伏胜面朝向他，压低了声音：“其实圣上一直都看在眼里，只是碍于一时之内难以找到一个得力助手，又体弱多病，再加上皇后娘娘处事谨慎，故而……”

上官仪道：“即便如此，难不成这泱泱大唐还要听一个女人的吗？这朝廷上下男人们都死光了吗？这是莫大的耻辱呀！”王伏胜劝道：“上官大人，您不要激动，先喝了这杯，听说这谪仙居的酒能让人找到仙人的感觉。”二人哄笑不止，上官仪顿悟：“难道王公公已经找到好的办法了？”王伏胜自信满满：“也谈不上好的计策，最起码主子现在感到威胁了，只不过是火候的问题。”

上官仪连连发笑：“你呀，不愧为圣上肚子里的蛔虫，了解这么多，今天就不算白来，今后你在宫中把握时机，不放走任何一个扳倒她的机会。”“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主子这次让我出宫就是为了让我寻找江湖神医，为他治病，皇上也是迫不及待想恢复朝纲。”上官仪点头赞道：“既然如此，本府中有一位名医，医术精湛，不仅治身，还能治心，不妨你带他去面圣？”王伏胜盯着他，久久笑道：“你呀，真是老谋深算！”

过了一夜，宫中的杏花开了，此外还有梨花、木兰与桃花，百花争艳。李治今天心情大好，遂与其他嫔妃出来赏花，虽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但在两个妃子的簇拥下还是可以的。身后跟着数名宫女，好不气派。走到杏树下，李治伸出右手指着淡白色的花朵道：“爱妃呀，你们看这杏花是多么的漂亮呀？这颜色就跟你们的肌肤似的，光滑亮丽，简直让人目不转睛。”

左侧妃子微笑：“皇上，看您说的，把臣妾们比作这棵树。不过，臣妾们倒与这树有相似之处，但区别亦很大。”李治竖起耳朵：“呦！爱妃这是话里有话呀，难得朕陪你们出来一次，想说什么就说吧。”

左侧妃子道：“臣妾是这样想的，这棵树生长于宫中，与其他树都是一样，专供宫中所有人欣赏，是为公物，而臣妾们呢？是您的嫔妃，是您的女人，臣妾们永远只属于皇上您。”李治一口气吹走了掌中的花瓣，沉着脸道：“这是当然，朕所拥有的不仅是你们，这宫中所有的一切，包括这里的所有的树都是朕的，任何人都夺不走，整个天下都是朕的！”李治说着竟然狂笑起来，这一笑不要紧，却引发了旧疾，只见李治双脚开始站立不稳、急声咳嗽、双眼无光，众人见状，惊吓不已。

左右二妃赶紧上前搀扶起皇上，幸好没有摔倒，李治吩咐道：“朕没事，不用担心，扶朕去那边坐坐。”尚未坐下，武皇后手执一件外衣，率领众人走了过来，见状，箭步至跟前，急切道：“皇上没事吧？感觉怎么样？要不要紧？”

身边的二妃担忧不止，武皇后一手推开了此二人，怒道：“没用的东西，连皇上都照顾不好，要你们有何用？来呀！各打二十大板！”二人听后，立即跪下，不断求饶：“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臣妾冤枉，我们不是有意的，饶了臣妾吧！”

眼泪几乎涌出，眼神中又有那么一种畏惧，武皇后继续发怒：“今天看不见有风吗？不知道皇上不能吹风的，不用多说，拉下去！打！”李治弯着腰，表情痛苦，见到如此场景，挥出右手，大拇指的扳指依稀可见，当即阻挠：“停……”

二人听到“停”字，转危为安，双双跑到了李治跟前，一人一腿，痛泣：“皇上……皇上”武皇后扭身，看着李治道：“皇上，臣妾这么做都是为了您呀，宫中医师说过您大病初愈，不能出殿，身受风寒，会令旧病复发的呀，此二人整天无所事事，撺掇皇上出殿，名曰赏花，实则没安好心，今天就让臣妾把您身边的奸佞除净。”

李治听后，面露不悦：“皇后言重了，你理解错了，不是她们二人找朕的，而是朕派人去请她们的，此次旧疾重发，不怨她们二人，只能怪朕自己，你们两个起来吧。”二妃微微起身，眼珠挤到了眼角，看着武皇后，武皇后依旧辩驳：“可是……”

“够了！朕的话越来越不好使了！啊？把她俩放了，各自回宫！”外衣虽然能遮寒，可心却依旧冰凉，遂甩袖离去。众人吓得跪地三尺，武皇后久久望着李治那远去的背影，有种说不出的悲凉，又瞬间甩着头，指着底下的二妃：“迟早收拾你们两个贱人！”亦统众人离去。

微风习习，杏花居然一片接着一片残落，不禁让人思考，这是春天吗？这份寒意怕是寒冷干燥的冬季才会有吧。回到宫中的李治，怒气未消，大声喊道：“小胜子死哪去了？”身边的宫女找来了王伏胜，走进房间一看，李治正一只手撑着额头，指示其他人退下，倒了一杯热茶端到李治跟前，恳切道：“主子，先消消气，喝杯热茶暖暖。”

李治睁开了眼，手放回道：“怎能不生气？实在是太过分了，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吗？”王伏胜劝道：“主子先喝茶口吧，有啥话慢慢说。”李治这才端起茶杯深深喝了一口，感觉吸了一口仙气，整个胸腔都畅通了，气儿自然也就消了一半了。王伏胜走到左边：“奴才已经听说了主子的事了。”李治问道：“你跟在朕身边有些年头了，对宫中的事与人都有所了解，你认为皇后此次是为何呢？”